

一个家庭，一段历史
智慧 勇气 坚守

抗战小说

四方街

一个家庭的抗战

张兴寰★著

四方是条街，也可以是个局，爱国的、卖国的，纯朴的、狡诈的，
抵抗的、逃亡的，甚至变节的，众生粉墨登场。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014038832

1247.52
239

张兴寰 著

张兴寰★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方街：一个家庭的抗战 / 张兴寰著. — 沈阳：万卷出版公司, 2014

ISBN 978-7-2470-5803-8

1. ①四… Ⅱ. ①张… Ⅲ. ①长篇小說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D124.7.5

四方街

一个家庭的抗战



ISBN 978-7-2470-5803-8
定价：28.0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060
邮购热线：024-23284050
传 真：024-23284251
E-mail: wpc@wpc.com
网 址: http://www.wpc.com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2014年·沈阳



北航

C1726418

I247.52
239

28880410

© 张兴寰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方街：一个家庭的抗战 / 张兴寰著. — 沈阳：
万卷出版公司, 2014.4

ISBN 978-7-5470-2603-8

I. ①四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8174号

出版发行：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邮编：110003)

印刷者：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60mm×230mm

字数：250千字

印张：17.5

印数：1—30000册

出版时间：2014年4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王会鹏 万平

装帧设计：范娇

责任校对：吕志贵

ISBN 978-7-5470-2603-8

定价：29.8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：024-23284050

传真：024-23284521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腾讯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wjcbgs>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常年法律顾问：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：024-23284090
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：024-23284452

目 录

四方街：一个家庭的抗战

001	/	第一章	拜 寿
021	/	第二章	心 痛
037	/	第三章	榆树沟惨案
057	/	第四章	敲 诈
077	/	第五章	攘 灾
095	/	第六章	并 屯
111	/	第七章	东北岔
127	/	第八章	夺 地
143	/	第九章	放 排
165	/	第十章	收 留
181	/	第十一章	老姨之死
199	/	第十二章	苦 缘
217	/	第十三章	搜 刮
235	/	第十四章	老爷子入狱
251	/	第十五章	崩 溃
271	/	尾 声	

第一章

拜寿

我今年 100 多岁了，早该入阴府见阎王了。和我同辈的人，比我岁数大的，都走啦，没听说哪位还在；比我岁数小的，差不多也都走了，只剩下老哥一个。我也要走啦，活得岁数太大了，阎王不叫，自己也得去。日忘照走之前，我要了一件心思，就是对你们，我的子孙，讲讲我们这一辈人的经历。

在这块土地上，祖祖辈辈繁衍生息，经过了多少代，只有我们这一辈特殊，经历过中华民族耻辱的大事变，经历过最黑暗的东北沦陷时期，尝过亡国奴的滋味。

那种痛苦、屈辱，我一刻也没有忘记。我要告诉你们，要你们知道，要你们牢牢记着。那个时候的事，以前我没少讲。我要走啦，更要好好地给你们讲讲。你们别嫌老人话多，别以为我是没事闲的，看在我这个满把白胡子老人的分儿上，看在祖宗的分儿上，爱听不爱听，你们都要听好了，记住了。

我知道你们现在不爱看书，连号称“第一文体”的小说都没人看，更不愿听一个老人的啰唆。可我还得讲，人老了，说话费力了，嗓子沙哑了，气也接不上了，那也得讲，讲到最后一口气，才好去见祖宗。我劝你们还

是听听。你们听了才能知道，我拼着老命讲的，一点儿不是扯淡。

哈哈，我把话说重了，说得不客气，看你们，全来了，连最小的孩子，才两岁，也来了，他懂个啥。录音机摆上了，摄像机支上了，忠萌说听完了要搞个手写本，我看这个主意不错。

你们有这份心思就行了。你们都很忙，大人忙，孩子更忙，现在最累最苦的数上学的孩子了。你们都忙自己的去吧，忠萌留下来和我做功课就可以了。忠萌退休不少年了，他是个闲人。你们等着看他的手写本吧，他那一手小楷也是蛮不错的。

你们把我要说的当回事了，咱俩开始做功课吧，每天讲两小时。

“九一八”那年，我不到30岁，老爷子不到60岁。按家谱数，光表忠义德，华源继永长，我是“表”字辈的，你“忠”字辈的都70多了，比当年老爷子岁数还大，现在孩子到了“华”字辈了，日子过得太快了。再往下，没人讲什么家谱不家谱的了，哪家还讲家谱呢，咱家讲到现在，是因为我这个老不死的还在。可是，别忘了“九一八”，别忘了殖民地的日子，我最怕的就是这个。连家谱都忘了，老人能放心吗？我一张嘴总爱埋怨，你们别不爱听。忘了家谱不要紧，记住，别忘了“九一八”，别忘了殖民地的日子。

“九一八”那时，咱家搬到四方街没几年。

四方街是方圆百里中的一个小镇，那时人口少，一个大镇也不过1000多户，五六千口人。你算算，现在东北三省人口是1亿多，那时只有3000万，人口分布也不均，平原人口密一些，在四方街一带的山区，人口自然稀少了。四方街的四周全是高高的大林子，遮天蔽日的，夏天出门倒是凉快。路都是顺着沟蹚出来的，走个几十里，到了宽阔平坦的地方，或许有个屯子。一个屯子也就30户、50户的，上百户的大屯子很少。在屯和屯之间，能碰上散户也是新鲜的事，什么孤家子、两家子、三家子，都叫成地名了。这些地名现在还在用，有一个县城，叫四间，现在10万人口，当时顶多有四五户人家。

因为人口少，生活在这个地面儿的人互相都认识。孤家子的人姓什么，

哪个屯子有几个家族，爷爷辈什么秉性，儿子辈什么模样，孙子辈有多少，哪一辈的媳妇从哪儿娶来的，四方街的人都知道。老一点的人如果碰上一个陌生的后生，只要问问谁家的，是老几，就足够了。因为在他的印象中，那家人家的人都记得，就没见过这个小犊子。更多的是，问都不问，看看陌生后生的长相、身架，张口就说出他是谁家的，保证八九不离十，接着就教导对自己该怎么称呼，对四方街的哪家哪家该怎么称呼。

四方街，称它为四方街，不只说它街道房屋的布局是平正的，笔直的街道东西贯通，成排的房舍坐北朝南，一面临路，一面套个大院子，从整个镇子到家家户户都是方正宽敞的。称它为四方街，主要是说四方街坐落在一块平川上，四周的山，东西南北都有出口。往北，经过西北岔，通往黑龙江；往东南，经过东南岔，通往长白山；往西通往省城，再通伪满洲国“新京”；往西南通往奉天。

咱家原来住在北面的太平川，在那里有 100 多垧地，有一套老房子。那些地租给了老佃户，不用太操心。

在南面山里，咱家有一处木场，是我在民国省民政厅干事时办的执照。

经营木场很麻烦。入秋开山，雇木把，咱家的木场不算大，也得雇 200 多号人，修好木场的房屋，备足粮草，备好各种器具，这些活就得干一个月。接着伐木、造材，干到年根儿。腊月，雪厚了，倒爬犁、抓楞、把木材都归到河边。从春到夏就是扎排、赶河了。这些活，都是吃苦费力的，还很危险。

老爷子是木场大掌柜的，又是木把好手。在整个长白山，木把出身的大掌柜，就他一个。

老爷子的身板粗大结实，年轻时，抬小杠他抬头杠。遇到粗大的家伙，8 个人，一起起不来，喘口气，再起，再起起不来，歇歇，三起，三起起不来，撤下两个人。6 人抬少不了老爷子。6 人抬，起不来，再撤两个人。4 人抬更少不了老爷子。4 个人，瞪圆了眼睛，低下头，随着老爷子低沉的一声“哈腰挂”，弯下了腰。“四人抬呀，向上起呀”，个个红着眼，暴着筋，弯钩扣着木头吱吱响，粗大的死冤家竟然离开了地。“哎哟哥，向前走哇”，8 条像钢做的腿一步一步迈开，踩地，地要陷，上跳板，跳板嘎嘎响，旁

边站着的人，大气不敢出，看也不敢看。

木头大，怎么办？这是唯一的办法，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就是把人往死了逼，逼急了，逼疯了，逼着去拼死命。剩下的4个人，真没有抬不动的，抬不起来就别在山上混了，别说抬小杠，就是当尿壶都没人愿意滋。

老爷子后脖颈上有个拳头大、很硬很硬的肉包，叫“血蘑菇”。成手木把的后颈都有那样一个“血蘑菇”。总挑担的，比如，挑水挑粪或挑菜上市的农民，挑担四处游走的锡匠、货郎，后颈都不长“血蘑菇”。只有在木把身上，只有很重很重的力量在肩上压、在肉上碾，碾破皮肉，再长，刚封上口，再碾，连血带肉一层层地长，才成了“血蘑菇”。据说，“血蘑菇”不会烂，木把死了，肉烂了，骨头烂了，“血蘑菇”也不会烂。

老爷子也是放排好手，他有个绰号叫“刘大瓦杠”。把木排从河里放到江里，再放到城里，要经过十几道哨子。哨子就是水急弯险的地方。哨子过不好会出大事。木排撞到石壁，插立起来，后面的木排又蹿上去，戳大堆，木排散了还在其次，赶排的人轧在乱木当中，死了连个影都找不着。

哪年都有出事的，常听说哪个哪个放排的死了。拆解乱木叫挑垛子，能挑垛子的没几个，老爷子是数得上的一员。

出名的哨子，像恶风口，弯险流急不说，两边立陡的砬子，像铡刀，江狗子每年放排前都要到恶风口的庙里烧香许愿，那也没少出事。像鞅子哨那样的地方就多了，鞅子哨是说那里的弯像牛鞅子，弯急弯硬，一长趟木排在那里转过来不容易。

老爷子放排多少年，从来没出过大事，让人佩服。老爷子当了大掌柜，年纪也大了，不能再抬小杠、放木排了。可经营木场，还是他在行，现场离不开他。运材归不了楞、摊煎饼了，放木排穿箭子、扎堆了，他还得挺身出来。

我在干公差，你叔叔在读书，我们两个都不对他不放心。后来想了个办法，请你小舅爷，就是我老舅，老爷子最得意他，请他上山帮着管事。咱家又在四方街开个大车店，捎带开个杂货店，这一摊子事也要有个当家的，顺着就把老爷子从山上撤下来了。

咱家开的大车店在四方街的边上，地场宽敞。

大车店的四周，是用柞木、水曲柳、色木做的栅栏，一色的硬杂木，一丈高，几十年不烂。每年过了春，地化透了，看哪个桩子歪了斜了，扶扶正，重新竖好、扎好，几十丈长的栅栏齐刷刷的。

大车店的房身可不小，3丈宽，10丈长。墙基是用开了方、鑿出边的花岗岩砌的，有3尺高。除了侯爷的府第、城里的洋房，四方街的钱庄、当铺，还没有谁用这样好的材料呢。墙基上边是用合抱粗、上好的红松做的木刻楞，层层紧贴，接头咬合，严丝合缝。房顶是用苇草苫的，苫这么大一个房子，雇人割了好大一片苇塘。苇子硬实、不烂、保暖，是苫房草中的极品。苇草苫的房顶，挺括、齐整，太阳光一照亮巍巍的。

大车店的大门是用粗大的圆木做门楼，对开的板门很宽，车辆进出宽宽绰绰，车老板不是出于礼节走着出入院子的话，不用下车也刮不到门柱。门楼的右边挂着一块木匾，上写“悦来大车店”，墨顿顿的颜体字，谁见了都忍不住夸一句，这字，有劲儿。

进了大车店，各个房间是一通到底，一进是账房、柜台、前厅，我和老爷子总待在这里；二进是饭堂，能摆8张桌；三进是灶房，总是叮叮当当乌烟瘴气的；四进是对面大炕，炕角一排行李卷，很长，能睡30多人；五进是用木板隔出来的单间。

从前厅到火炕间穿出来，有个杂货店，两开间，泥草房。据说墙是用木杆子钉好框子，中间填泥母猪。泥母猪就是把洋草滚上稀黄泥，圆圆滚滚，3尺长一个，又黏又沉，两三个小伙子才能叉起来。这种墙垒起来不容易，要拆也是没门。杂货铺卖日用百货，也收购山货。

再往前走是马棚，马棚能拴30多头牲口，茅草顶，墙是用花岗岩垒的，石灰灌缝，结实劲儿没得说。

大车店的院子宽敞得很，停20辆大车，磨车也磨得开。就是地面不太平整，牲口蹄子天天刨，车轮子天天碾，再硬的地面也给搅翻了，一到下雨天泥泞吧叽的。

建大车店，什么都按百年大计打算，做得结结实实的。

开业以后生意还凑合。饭堂里总是嘈嘈杂杂的，南来北往的人操着南腔北调，唠嗑儿的、瞎侃的、划拳的，干什么的都有。院子里早晚总是热

热闹闹的，早晨赶路的出发了，晚上投宿的来了，牲口的嘶叫声、鞭子声、老板子的吆喝声，都是响响亮亮的。是走是停，有个动静才像样儿，悄没声的，那是贼。

我是“九一八”以后回到四方街的。

小日本来了，熙洽一头扎进了日寇的怀抱，不长时间，溥仪又让小鬼子摆弄着建了“新京”，搞了“满洲国”，当起傀儡皇帝。跑回祖宗面前，当洋儿，卖祖业，丢人现眼。怎么想得出，怎么做得来呢？怎么说溥仪好呢，无能，还得加上混蛋。谁不服也不行，大清帝国真有货，出了个天底下最无耻的祸害——慈禧，出了个天底下最下贱的窝囊废——溥仪，还蹦出些孝子贤孙熙洽之流，真是不善，追着日本人叫爹。

民国时，我在省民政厅干得好好的，年轻，学历高，大有前途。小日本来了，省公署变成伪政权了。老爷子对我说：“咱不能给鬼子干事，当了汉奸怎么见人，怎么跟后代交待呢？”我一听就说：“爹说得对，我听爹的。”

爹不说，我还打算辞了职，进关去找张作相，去找张学良呢。可是正赶上你叔叔表琦要到北平去读书，青年人读书事大，当然要可着他。哥俩都进关，老爷子老了，身边没人不好，再说不干公差了，该帮老爷子经管管家产，想来想去我留下来了。没想到，你叔叔在北平念两年书又回来了。我对他说，知道你回来，还不如我去北平呢。你叔叔嘿嘿一笑说，谁叫你是当哥哥的呢。

我向伪政府辞职的时候，上司说我傻，日本人来了，正是用人的时候，你接着干，很快就能提拔的。我说不行啊，我娘死得早，我爹岁数大，身子骨不好，请老爷子进省城他不来，我只好回家去尽孝道了。

也有私下赞同的。我的好朋友李正堂对我说：“辞了好，我也想辞。”我说：“那你怎么不辞呢？”他叹口气说：“跟我爸爸商量的，他说，辞职？我白供你这么大了，告诉你辞职没门儿。我那个家你还不知道，买卖做得不小，就认得钱。”李正堂接着干了，真像我那个上司说的，没过多久就提拔当处长了。

大车店的掌柜是老爷子，我回来给他当账房先生。

账房先生的事可不少，来客了，查看良民证，登记，分配铺位，收宿费，收饭银，用咱家草料喂牲口的，也得收钱。这是柜台活。饭堂的开销，肉和油见不到了，粮和菜总得要买的，备品的管理，被褥、豆饼、草料、煤油、车轴油等等，杂货店的进货、零售，收购山货等等，都在我身上。另外，太平川的土地账也交给了我。

每天从早到晚，一刻也闲不着，不是这事找我，就是那事找我，“少掌柜”，“少掌柜”，不管走到哪儿，跟腓叫，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

有时分不开身，我就叫你妈来帮忙。你妈也不是闲人，要做家里人的饭，要收拾家里的5间屋。好在那时没有孩子，利手利脚的。

我这么忙，老爷子干啥呢？我忙的是细琐小事，大事都在他身上呢。我再忙，不过是他的伙计。

各路来的“茬子”，老爷子都要笑脸相迎，细心周旋，不敢怠慢。

哪个木场的车队上山路过这里，要好酒好饭满招待，咱家也开木场，谁不知道，得尽同道之谊。

哪个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的车马来了，老爷子要恭敬有加，以礼相待，别让人家挑出什么不是。

哪个山头的爷来了，哪个缙子的王来了，老爷子要小心地恭维着、揣摩着，看他们是什么意思，要咋的都得满足。这些土匪不是人，仅比日本鬼子强一点儿。日本鬼子是二话不说就杀人放火，土匪发飙了，砸锅、扒炕。

还有宪兵、警察、特务来了，我不愿答理，躲到里屋去，老爷子马上出面应付。

开这个店，别看我是学生出身，从省机关下来的，什么活都可以干，扫地、叠被、清理马圈、卖货、算账，干什么都行，就是这一通乱世应酬做不来。带着屈辱，叫人恶心，我不想做，也不想学。老爷子不愧是亲爹，他知道我这副德性，却从来没埋怨我，从来没勉强我。

虽然做不来，我这个当儿子的明白，开店讲个和气，乱世开店，难免撞上冤家，老爷子也是不得已。来大车店投宿的穷人多，穷人是好人，他从来不瞧不起他们，从来不慢待他们，来的都是客，何况自己也是穷人出身。但是对那些“茬子”，不管你心里怎么烦、怎么恨，你还得耐心周旋，

好好侍候，谁叫你开这个冤家店呢。

饭堂的伙食是由老爷子拿总的。他倒是越来越省心，饭菜不用换样，可也实在拿不出手。

主食是杂和面，杂和面是橡子面和苞米面掺的。橡子面死个丁的，容易捂坏。捂了的橡子面，有股辣味，咬一口直呛嗓子眼。杂和面饽饽黑不溜丢的，登登硬，像石头蛋子。喝酒喝潮了的、说话爱抬杠子的、划拳输急眼了的，可得注意，要是顺手抓起一个杂和面饽饽照谁的脑门打去，保不准要出人命。杂和面饽饽很难啃，牙口不好的、岁数大的，只好掰碎了，放在汤里再往下吞，像吃中药丸子似的。总吃杂和面容易大便干燥，腹胀，弄得愁眉苦脸的，上厕所一蹲蹲半天，上了年纪的更费劲儿。

再有一样吃的是早晨喝的苞米面糊糊，稀里光汤的，喝一碗啥也不当，也算作主食。

菜呢，就是萝卜汤，换个样就是白菜汤，再换个样就是土豆汤，要再换样，那就没了。什么汤都一样，上面漂的几颗油星能数出来，清汤寡水的。

要炒菜也可以，就是油少，炒两下就糊了，嘎巴锅，盛到盘子里没个样儿。

小日本来了，老百姓吃得饭不叫饭、菜不叫菜，老实没变样的，只有咸菜疙瘩，切成一条一条的，放在碟子里，酱青色，有食欲，虽说只是一个咸，就饭吃，每顿少不了的。

这口吃的，只有咸菜疙瘩没变样，照样咸，数一数是日本天皇、溥仪儿皇最大的德政了。

谁愿意吃杂和面呢？可不吃是不行的。大米、白面，你想也别想。稻子、麦子全部“出荷”。日本话“出荷”是交公的意思。大米、白面只许日本人吃，还有溥仪、熙洽那样的大汉奸吃，小汉奸都不行。中国人吃了就是犯法，就是经济犯，就要坐牢，没准打死你。吃苞米面也比吃杂和面强，可只吃苞米面又不够，出荷出荷，就差没把人逼死了。

说起中国人吃大米饭，倒有一个乐子。有个伪警察，一心想往上爬，想法子巴结日本人，干啥特卖力。一天，他和一个日本宪兵在街上巡查。这家伙为了表现自己，连要饭

的老太婆也不放过，抢过要饭筐，掀起毛巾，只有半截萝卜。老太太哆嗦着，弯腰哀求，把破筐还了吧，他哪里会理睬，再往里翻还真翻出一块大米锅巴。

一般来说，对一个要饭的老太太，做到这个份上也够损的了，骂两句，再不把锅巴扔了也就算了。

这个伪警察可不，看了看日本兵，郑重其事地把锅巴伸到老太太鼻子前面，非要她说出是哪家送的不可。

人家好心好意送的，老太太怎能出卖呢？搪塞说记不清了。

伪警察一拳把老太太打倒了，问想起来没有，老太太再掰扯，又来一拳。老太太向上一看，日本宪兵把洋刀抽出来了，只好说，唉，好，好，不就一块锅巴吗？我领你们去。

老太太拾起破筐，忍着疼领他们走。

老太太越走，伪警察越觉不对劲儿。老太太最后停下了，她指的门偏巧就是那个伪警察的家。

日本宪兵搞清了，也不含糊，瞅瞅伪警察，“哼”了一声，骂了一声“八格”，回到宪兵队，当天就把他裁了。

这个小爬虫，一场好端端的洋奴梦，愣叫自己毁了。

大车店再有的大事，像杂货店的大宗买卖啦，修房子、扒炕啦，淘井啦，也由老爷子张罗。

我回来后，见老爷子明显老了，头发、胡子白多了，消瘦了，背驼了，精神头儿也差多了，看着心疼。脾气也变了，说话不中听，动不动就发火。见屋地上有块圪挠，立刻把伙计喊过来，指着地上说：“小有子，你瞎呀！”吃饭觉得汤咸了，把碗往桌上一墩：“齁死个人！”吓得一桌人谁也不敢吭声。

老爷子以前总是和颜悦色、爱说爱笑的，谁见了，老远就打招呼，现在都躲着他。老爷子就见了语气软，从来不顶嘴一句。伙计有事都找我，不愿意找他。

我每天晚饭过后都要到上屋陪他唠唠，这是我的功课。

我们爷俩古的今的、关内关外什么都唠。老爷子是看书识字的人，小

时在山东老家读的私塾，念过四书五经，看过各朝历史，我上大学时带回一些新的杂志，他也爱看。大车店的牌子就是他写的，一看就知道有些功夫。

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老爷子又平和了，眼睛眯着，说话慢条斯理的。

我知道的也多，过往的老同事、老同学带来新闻，我还带回来一台收音机，四方街就这么一台，每天晚上背着人听听，日本、伪满的不用说了，还能收到红中社、南京政府的，收到苏联的。

我讲给老爷子的，他都爱听，高兴了，还发出笑声。我把那个伪警察自找倒霉的故事讲给他，他笑得差点岔了气，连说活该，活该。

有一天，我给他讲省城有个大商户，做买卖栽了，眼看要倾家荡产，把姑娘嫁给大汉奸的儿子，渡过了难关。老爷子说那个老掌柜的他见过，没出息的主儿，一辈子没正事也不能没气节啊，把姑娘嫁到汉奸家，过两年小日本完蛋了，她不恨你一辈子啊。买卖赔了又造孽，这个当家的整些什么事。

又有一天，我给老爷子讲了一个鬼子和汉奸内斗的事。

九一八事变发生后，熙洽见机会来了，一盆火似的卖身投靠，给溥仪送钱，一心要弄个伪国务总理大臣当当，没承想关东军早有安排，只捞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，没达目的自然心有怨气，时时发些牢骚。

一次溥仪小朝廷要开会研究人事问题，熙洽接到通知筹划了一番，把要提拔的亲信拉了个单子，郑重其事地去了。不料会刚开起来，总务厅的驹井先抛出个单子，再一看单子上列的全是日本人。在座的汉奸看了都反感，又都不敢吱声，驹井见亮出单子没人响应也憋着气。

熙洽不管不顾地开了腔：“这怎么成呢？满洲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，聘请几名日本人做顾问是可以的，安插这么多日本人做官成何体统？”他质问驹井：“新政府刚成立，军部也没和我们说过，这个人事安排方案是怎么做出来的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驹井正想找机会教训奴才呢，听了他的话，猛地站起来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满洲国是怎么成立的，难道不是靠关东军的刺刀吗？我们派日本人到满洲国来任职，你们应该欢迎，不应该有一点儿敌视和怀疑。再说，你

们各个总长不是日本聘的吗？你们哪个人没伸手接过关东军的‘机密费’？拿到了钱，现在还有什么资格出来捣乱。”

驹井的话，既打击了熙洽之辈的气焰，又揭了他们的老底。后来熙洽的本兼两职也弄丢了。

老爷子说：“教训得好，奴才就是奴才，中国人、日本人都瞧不起，就他把自己当回事。熙洽认贼作父，这回知道伺候贼爹的滋味了。好，小鬼子治他还不是一个来一个来的。”

有一天，我从上屋回来，你妈对我说：“你真是咱爹的心头肉，爷俩说什么这么高兴，爹的笑声在这屋都听到了。”

我说：“没啥，还不是我一给爹讲鬼子、汉奸的丑事，他就开心。”

“咱爹这两年老多了，脾气越来越躁，难得有开心的时候。唉，这个年头，哪个好人，有良心的，心里好受？”

“可不是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最疼我爹了。”

“你是应该多陪陪他，好好陪陪他。我有个法子，你看是不是更好呢？”

“什么法子？”

“给他说个人。”

“可也是，咱爹孤身20多年，有个伴儿，心里会暖和，我跟他说说。”

没想到，我向老爷子说了这件事，被他劈头盖脸地骂了过来：“你个兔羔子，没良心的，白拉扯你这么大，我要给你找后妈早就找了，你也早叫你后妈弄死了，你见我老了是不是？不愿和我一起过了是不是……”

“好了，爹，就算我没说，就算我没说。”

我边说边跑了。

晚上，我到上屋找爹做功课，他不搭理我，两三天都不和我说话。

挨了这顿骂，我觉得对不起爹，还对不起妈。

你妈和我说，咱真有个好爹。

这件事刚平下来，没想到又有一件事惹着了爹。我的好心，在老爹那儿又没得到好报。

爹的生日我记得很牢实，别的事可以马虎，这件事不能忘了，就是阴历八月初十。再过两个月就到了，那年又是老爷子的六十大寿，我得好好

张罗。

老爷子听说我要给他过生日，把脸沉下来，冷笑一声：“办生日，不怕小日本笑话，亡国奴还过生日。人家骑着你脖颈儿屙屎，你还有那个心思。”

“今年是爹的六十大寿。”

“更丢人！”

老爷子一顿抢白，噎得我半死，话没法往下说了。

六十大寿不像别的年份，尤其是这两年老爷子的身子骨不大好，老爷子动气也得办，可怎么再跟他商量呢？

咱们这儿有个习惯，可是老习惯了，不知沿袭了多少辈、多少年。亲戚，不管直系的、旁系的，不管老的、小的，谁的生日是哪天，互相都记得，你这边还没给孩子煮鸡蛋、下面条呢，那边问候的话就来了，小礼就到了。不光是亲戚，老户的也记得。不管是孤家子的、三家子的，还是五家坡的，从爷爷到孙子的生日都记得，新娶的媳妇也是问得清清楚楚。

我小的时候，你奶奶还活着，看她总备礼给人过生日，就考考她。她答姥姥家、舅舅家、姨家人的生日，不打奔儿；答爷爷家、叔叔家、姑姑家人的生日，不打奔儿；答老邻居家人的生日，也不打奔儿。我扯得太远了，她才点着我的脑门说：“胡诌，你当我是送子娘娘呢。”

后来我想，形成这个习惯，是因为那时人少，还因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有同胞情谊。

逢集的时候，亲戚来了，老乡亲来了，少不了招呼说：“老爷子要过生日了，六十大寿，恭喜呀，老爷子身板好，多硬朗啊。”我听了心里暖暖的，可老爷子听了还是沉下脸说：“这年头，还有心思过生日？”

大舅，就是你大舅爷来了，拎了一对野鸡，对老爷子说：“先给你这个，刚打的，尝尝鲜，到时我再来拜寿。”老爷子还是说：“折寿吧，这年头还有心思过生日？”大舅不让了：“真是的，人活一世，过个生日天经地义，凭啥不过，听拉拉蛄叫唤还不种地了呢。”老爷子又来一句：“没心没肺！”

大舅待老爷子特好，他俩说话不用拐弯儿。

刚才提到了你奶奶，又唠到了你舅爷，更得说说她了。

你奶奶过世早，她过世的时候我还小，是生你叔叔时得产后风死的。那时女人生孩子送了命不是稀罕事。老爷子是汉人，我叫爹，你奶奶是旗人，我叫妈，不像山东老家那样叫娘。

你奶奶过世多少年了，老一辈的人还记得她。我几岁、十几岁，一直到二十多岁的时候，长辈人还是一见到我就提起你奶奶，发感慨，我是这块土地上的第一个大学生，他们不感冒，只提你奶奶：“你妈那真是要强，利索，说话办事没有不服的，长得也好。”听那口气，你奶奶是百里挑一的，他们一辈子再没见过那样的人物。

你奶奶过世，老爷子一辈子没有再续，提的茬儿不少，也有大户人家的姑娘，他一概不应。他说怕我们哥俩吃亏受气。你叔叔太小，就雇个奶妈。我成年了才慢慢懂得，老爷子没再续，还因为心里一直装着你奶奶。我说给你奶奶办哪个周年，老爷子从没有半个“不”字。沟里舅，就是你大舅爷和老爷子对撇子，见老爷子这份心劲儿，走动得更勤。

想起你奶奶，更得给老爷子办生日，我劝不了，搬出了你姨妈。

你姨妈是我的一张王牌，她说句话，老爷子没有不听的。你姨妈和你奶奶是一样的人物，漂亮，脆快，利索，不一样的是你姨妈吊眼梢子，性子烈，谁见了先惧几分。你姨妈的命也不好，你姨爷是和老毛子做洋买卖的，小日本赶跑了俄国人，“九一八”以后，他开的钱庄不给日本人让股份，不明不白地死了。

我求老姨劝老爷子，她答应了。

第二天老姨告诉我说：“行了，你老爹答应了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准能行，老姨是怎么说的？”老姨说：“他起初也不肯，还是那套嗑儿，说要折他寿。我想你家老爷子肯定不能给我面子，就打你二叔和你表弟的招牌。我说，过生日是给你做的，也是给别人做的。光曜和俺家慧颖在抗联队上，子弹又不长眼睛，他们托我给你拜寿，不知你给不给面子。老爷子说，你将我的军，不给也得给，不过别太张罗，只在亲戚圈里简单弄弄。我说，姐夫你放心，就是想大张罗，拿什么张罗呀。”

办生日，老爷子总算答应了，可怎么办呢？搁啥办呢？

给老爷子办五十大寿时，那是啥排场，比比更来气。